

■笔随心动

粉笔黑板变形记

◎徐振宇

秋去冬来,沧海桑田。万物都在发展和变化,而说到与我联系最直接、最紧密,也是最重要的,要数粉笔和黑板了。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生活变化的轨迹。

有人说,教师是一支粉笔打天下。粉笔甚至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,也正是在老师们的龙飞凤舞中,我从小学、中学来到了大学。粉笔书写了美丽的文字,粉笔画出了动听的音符,粉笔也描出了漂亮的圆和抛物线。知识就在红黄蓝白粉笔的“叽叽喳喳”中,传递给了千千万万学子。

课堂上,粉笔与黑板组成了最为惊艳的配对。究竟是粉笔

成就了黑板,还是黑板成就了粉笔,恐怕谁也搞不清,但两者的无私配合无疑成全了一代代教师的教学事业。常说“字如其人”,一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粉笔字,往往是学生对老师的第一印象,一手漂亮的粉笔字甚至是“好老师”的代言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我也站上了三尺讲台,粉笔和黑板成为了我的吃饭家伙。不过很惭愧,粉笔字是我的硬伤。小学时,因为当时印刷技术落后,我还经常帮老师在黑板上写题目、抄作业呢,谁曾想到该我出手的时候反而露了怯。考虑到面子问题,我也花心思去作了大量练习,但收效甚微,最多也只能做到字迹端

正而已,至今想起仍是汗颜。

时光荏苒,跨入21世纪后,改革开放使各方面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,教育产业同样日益繁荣。不经意间,电脑、投影仪走进了教室,声音、图像、视频的综合应用,让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多媒体应用技术让教学变得无所不能。课件制作成为了老师的必备手段,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PPT的学习。因为我学的是电子电工专业,PPT软件就成了我绘制电气控制线路的有效工具。多媒体让抽象的电流形象起来,电动机的转动也直观可见。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,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,通过不断改进,最后成功制

作了《双重锁正反反转控制线路》课件,后来还在省里拿了奖,可谓意外之喜。随着微课的进一步推广,我又掌握了Camtasia Studio等软件,让视频编辑变得触手可及。

所谓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这几年,黑板也在颜色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随着电子白板的日渐流行,多媒体应用更加简便,有些课程甚至彻底告别了粉笔与黑板。为此,师生们受益匪浅,不是吗,飞扬的粉笔灰曾经是教学过程中最让人头疼的事!现在,随着电子产品的日新月异,“互联网+”又让拍照投屏成了举手投足间的事,师生互动更加方便,教学更加有效。虽然我的

粉笔字实在拿不出手,但到真正告别它时竟也有些舍不得,就好像我们写文章,虽然直接采用电脑打字的多了,但谁又完全离得开纸和笔呢?粉笔、黑板从主角变成了配角,但仍然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教室的标配,用一名老教师的话说:“管你什么新产品,用用还是粉笔舒服!”

走上讲台,轻触屏幕,感触良多。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从粉笔黑板到电子白板,教师使用的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广,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,我这个教书人不就沾了其中的光了吗?

■思想随笔

“平台”杂谈

◎卢江良

前段时间,受邀出席一个行业代表大会。会上,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同行,被推选成了理事。于是,坐在笔者前排的两位同仁开始议论,一位甚是吃惊地说:“怎么可以这样?”另一位故意揶揄道:“怎么不可以这样?”前一位说:“凭能力,他当代表都没资格!”后一位说:“但人家平台好呀,可以把自己推上去。”前一位似乎还在不服气,后一位不以为然地说:“说白了,当上理事又如何?谁鸟他!”

回想笔者刚涉足社会时,尚不谙世事,曾莫名敬畏过一些“平台”,认为站在“平台”上的人,一定都是那个领域的精英,而且误以为谁站得最高,谁的水平就最好,谁的成果就最多,名气也就最大。后来,随着对现实的不断了解,终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自然,对那些“平台”,也就不再想得那么“伟大”,以为一旦站在上面,就“功成名就”了;假如站到制高点上,则可以“流芳百世”了。

行笔至此,笔者不禁想到一个历史人物——北宋的“王珪”。提到“王珪”,想必当前文学界的人知之甚少。可正是这位被文学界遗忘的人物,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,由于其“造”被主子宋神宗认为“他学士不逮远矣”,便“自执政至宰相,凡十六年”,俨然成了当时的“文坛领袖”。然而,这终究是过眼烟云。如今,王珪“原有文集百卷,已佚”,《四库全书》虽辑有《华阳集》四十卷,也早已无人问津了。

其实,这样的案例,不光存在于书本里,现实生活中也不鲜见。笔者加入的某个“平台”,曾有过这样一位人物,他原本从事的工作跟这个领域毫不相干,可有一天被派来当负责人,站到了“平台”的制高点上。但他没将心思花在“领导”上,却煞有介事地干起了“专业”,随即便以“著名××家”自居到处招摇。可惜好景不长,没几年被调离“平台”,从此杳无音信。而他的“荒诞故事”,成了那个领域的笑谈。

当然,也有貌似混得很滋润的。笔者在其他“平台”的一个同仁,之前在专业方面还算过硬,但为了攫取更多名利,使用摆不上台面的手段,在那个“平台”谋得了一些实权;并充分利用“平台”的资源,公器私用、以权谋私,硬是把自己炒作成了“名家”,在全国各地到处显摆,过上了“风光无限”的日子。至少笔者在不同场合,听到那个“平台”的好些同行,无不羡慕地赞叹她的“成功事迹”。

不过,“风光”往往与“风险”并存。同样是上面那位“成功者”,几年前笔者去外地参加一次会议,遇到了一批省外的同行,他们中有好几位直言不讳地指出,她的专业水准退步得非常厉害,脸上不约而同地表示出了不屑。更有甚者,熟知那个“平台”内幕的人,还透露出那位“成功者”因牵涉经济问题,屡次被同单位的人举报,可谓处境堪忧。

由此,笔者以为,“平台”就是个舞台,置身其中的人就是演员,如果你有高超的演技,可以让你万人瞩目,拥趸如潮,名声远播。如果你演技拙劣,纵然舞台最高最大,你再怎么上蹿下跳,也只会让观众喝倒彩,留下骂声一片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如果你表演的是杂技,又缺乏过硬的本领,为浪得虚名上台去炫,搞得不好,出丑事小,还有摔死的危险,到了那时,“平台”不再是舞台,而变成了祭台。

记得,前些年笔者供职于一家艺术机构,听说有这样一位艺术家,从不攀附权贵,从不依赖“平台”。他没有显赫的地位,没有霸气的头衔,但艺术界的朋友谈到他和他的作品,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。笔者很敬佩这样的人,他们身处这个浮躁的时代,但远离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群,默默深耕于隶属自己的那块土壤,用雄厚实力和丰硕成果说话。他们不借助任何“平台”,却已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“平台”。

■寓言故事

贪婪的邻居

◎农华

一个穷书生路过财神庙时,忽然发现自己的钱袋不见了。他找呀找呀,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。这可是一家人的生计啊!怎么办?穷书生急得捶胸顿足。

这时候,一个自称财神的白胡子老头递给穷书生一个钱袋,穷书生哆哆嗦嗦地接过钱袋,仔细数了一下,很失落地说:“这个太多了,不是我的。”穷书生把钱袋还给财神,又继续低头寻找。财神微笑着又递给他一个钱袋,穷书生认真数了一下,这才高兴地说:“谢谢你!这个才是我的。”

财神见穷书生虽一身破烂但诚实憨厚,便把之前的钱袋也送给了穷书生。

穷书生回到家后,把事情详细经过告诉了家人。正巧被一个来串门的邻居偷听到了,这个邻居羡慕不已,心里盘算着,也想去碰碰运气。

次日,这个邻居来到财神庙前,故意把自己的钱袋抛进了远处的草丛里,然后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,呜呜地哭出声来。

这个邻居的举动惊动了财神,财神把一个钱袋递给了这个邻居,他赶紧接过来仔细数了一下,发现比自己故意抛掉的钱袋多了不少钱。这个邻居乐呵呵地说:“正是,正是这个。”当贪婪的邻居伸出手,等着财神还能再递给他另一个钱袋的时候,却发现财神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。

这个邻居回到了家里,当他打开钱袋的时候,顿时傻了眼:钱袋里原本白花花的银子,竟然全变成了黑漆漆的碎石头……

■百姓故事

第一件的确良衬衫

◎应红枫

“双11”前夕,老婆准备给远在吉林读书的儿子买件厚实一点的冬衣,在网上挑选了几件款式合意的,一张张地截图发给儿子看。但儿子那头明显只是应付敷衍,对他老妈的殷勤并不买账:无所谓啦,随便。儿子的态度像是给老婆的热情,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

现在的孩子,衣服一套更比一套鲜亮,别说破旧不穿,就是稍微过时就不穿了。哪像我们那个年代,很多人家逢年过节也添不上一件新衣服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我所在的海岛农村有一个生活目标就是: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;穿着皮鞋下田头,吃饭喝酒不用愁。我的老舅听到那句话,说那是吹牛皮讲笑话,一双解放鞋都要等到过年过节才来穿,怎么可能“穿着皮鞋下田头”?在当年的海岛村子里,我家条件还算好的,每逢过年,母亲总会给我做一套新衣服。

我第一次买衬衫,是到浙江省航运公司“浙江805”客轮上工作的时候。那时,“浙江805”客轮走定海—岱山—嵊泗—上海的航线。那年6月,我休假结束返回船上时,母亲说天气已经热起来了,你自己到上海去买几件换洗吧。“浙江805”客轮是三天两头班,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是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,然后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在上海自由活动。过了几天,我打算在客轮到达上海时去买衬衫,当时有上海一百、十百、华联等大型商场。想好要到街上买一件衬衫,于是心无旁骛,眼睛像雷达似的扫描街市两旁,这才发现大小商场里,当季的各色衬衫很多,都展示在货架上供顾客挑选。我选了一件价格适中的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,付了16元钱,便兴冲冲地回到了船上。

第一次买衬衫,除了新奇和兴奋,还有点急不可耐的感觉。第二天,我就穿上那件的确良衬衫出门了。那趟航次客轮到定海后,我与同船工作的同事一起到城区办事,不巧半路下大雨,整件的确良衬衫都贴在身上。我那船员同事更惨,一件旧的自制领衬衣,被雨一淋,整个都耷拉下去了。虽然我的衬衣也同样湿透,但因为是刚买的新衬衣,整件衣服显得依然挺括,特别是衬衣领子。正想吹牛显摆几句,我那哥们盯住我的衬衣领子看,并伸手从我的领子底下抽出一片透明塑料来。我去!买来的衬衫领子底下,原来还垫着塑料衬垫的啊?于是,我穿着有垫片的衬衫上街的故事,一时在同客轮船员中成为“美谈”。

自从购买了第一件衬衫后,我以后的衣服都是从商场里买的。在“浙江805”客轮上工作了5年多,当我后来找到另外工作的时候,当年那件的确良衬衫还在我的行李箱里。

离开了客轮,如今不经意回望定海港码头那片灰暗低矮的民房时,恍然发现那里已经被改造成了整齐的住宅楼。我抽空回老家探望老舅,我那质疑“穿着皮鞋下田头”的老舅笑着说:“这个时代,发展快得真让人料不到!”



摄影师 郭建生 摄

■当代生活

“私了”交通小事故

◎陈慈林

为了减轻交通管理压力、避免造成交通拥堵,我国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,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小交通事故,当事人可以选择“私了”(协商解决)。这项规定实施不久,我就“私了”了一件交通“小事故”。

那天下午3时,我骑车去某出版社,为上海的朋友买一套VCD碟片。在到一个数十米宽的十字路口时,绿灯开始闪烁,随即红灯亮起,我自觉止步于向西方向直行的停车线后,等待下一次绿灯亮起。此时,我的位置处在第一位。

几分钟后,南北向的绿灯闪烁,黄灯亮起,一辆自北而南的小车犹豫了一下,司机一加油门突然加速,但还来不及冲过中线,南北向已经亮起了红灯。我看到前方绿灯亮了,就往前骑。谁知那司机不顾南北向的红灯,硬是驱车冲断了我们东西向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队伍,骑车族纷纷作鸟兽散。处在首当其冲位置的自我,没路避让,汽车的后轮轧上了我自行车的前轮,把钢圈轧得变了形。

司机30多岁,下车就训斥我:“没看见我的车过来了吗?怎么愣

住我车上撞?”我一听几乎傻了:“明明我看到绿灯才起步,怎么是我故意往车上撞。敢情是我在‘碰瓷’?”与司机说不清,那就找个说理的地方吧,我想。

在路口指挥交通的交警过来了,一脸的严肃:“怎么回事?自己说说。”“他闯红灯,往我车上撞。”我和司机异口同声地说。“什么?你们到底谁闯红灯?谁撞谁?”“是他撞的我。”两人又是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一个一个说。”交警开始行使执法权,他让我先说:“我看前方绿灯亮了,开始骑过来,他不顾红灯,强行通过撞了我的车,还把我的自行车轧在轮子下。”交警看了看现场,摇了摇头说:“不会吧?一般只有非机动车闯红灯,汽车不敢闯红灯。”那司机一听乐了:“我早说过是你撞的我,你还不承认。”我没想到交警会说这种话,指着路口上方的摄像头说:“你有什么证据说我闯红灯?你可以调出摄像资料查看,到底是谁闯了红灯。”警察说:“没必要调摄像资料,不信我和你到路口观察5分钟,看是谁闯红灯多?如果汽车闯红灯多,那今天就

处罚司机。如果非机动车闯红灯多,那就是你没理。”

我知道今天是“秀才遇到兵”,没法与他们争论了,就拿出数码相机,拍下被撞的现场和警察说:“就算非机动车闯红灯多,与我被汽车撞了有什么必然联系?难道所有非机动车闯了红灯,就能证明我也闯了红灯吗?警察先生,你要为你今天的这番话负责。”

那警察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,马上慌了神:“你这是做什么?我不是那意思,我收回刚才那句话,你有要求可以提。”那司机也怕事情搞大,马上说:“算了算了,我赔你钱吧,你要多少钱?”我说:“我要讲理,不要钱。”旁观的一位大伯打圆场:“人反正没事,轧坏了自行车钢圈,赔一点钱吧,不要难为交警了。”

司机掏出20元钱问我:“够不够?不够你说话。”我拒绝收钱,要司机帮我修好车子再走。司机开始讲好话:“对不起,你自己去修好吗?我还有急事。”考虑到我也要赶在出版社下班前去办事,勉强收下了20元钱。这个过程中,那交警什么话都没说,呆呆地看着我们“私了”此事。

■真情流淌

母亲的“名言”

◎董柏云

母亲在世时,少不更事的我们常嫌她烦、嘴碎,笑她没文化;母亲走了,她那常挂在嘴边的、朴实但饱含哲理的“土话”俚语,却时常在耳畔回响。

母亲一生勤劳,做起事来很是顶真,从不吝惜力气,知道她的都是个厚道的人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全家大人、小孩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动手做的。记得有一年春节,我穿着母亲做的新棉鞋,走出家门时,得到邻居的夸奖。从此以后,母亲会做鞋的事儿,不胫而走,不少

邻居纷纷登门请我母亲制鞋。制了鞋,人家给工钱,母亲总是执意不收。虽说不收钱,但母亲替人家制鞋还是十分细致认真,针脚均匀,分毫不差,漂亮美观。有时,我们做孩子的还要取笑母亲:“你又不收钱,何必这么认真呢。”母亲说我们不懂事:“既然人家托付我做,总不能马虎。”由于口碑好,手工高,即便以后象征性地收点工本费,加工的业务还是源源不断,一直做到她手劲不足为止。母亲乐善好施,又富同情

心,见不得人遭难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生活困难,弄巷里时有乞丐行乞,此时,我们早已关门,从门缝里窥视行乞之人的动向。而这时的母亲,总会主动开门,从橱柜抽屉里拿出些零钱布施乞丐者。每当这时,母亲就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,“哪怕一句话,一碗饭,能帮就帮。说不定人家心里会暖一阵子,会记着你的好哩。”而平日里的母亲,却是节俭成性,“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”。

到了晚年,母亲轮换着在子

女家住。母亲到我家住,家里平添许多欢乐。每到傍晚时分,正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,寂寞了一天的老母亲,此时成了家里的“公众人物”。妻子忙里忙外,把烧好的菜一只一只端上餐桌。因母亲年迈腿脚,妻子有时还专门为其烧上软一些的可口饭菜。这么一来,老母亲看在眼里,很是过意不去,冷不丁地从记忆深处蹦出一句:“公要馄饨婆要面,忙得媳妇叫皇天。”经她诙谐一讲,全家人顿时哈哈大笑,原本忙碌了一天的疲惫神

情,一下荡然无存。

由于母亲长期生活在老台门屋,到新建的住宅小区生活,免不了有些冷清,可是她十分看重邻里关系。有时陪她下楼散步,跟周围邻居聊天,母亲经常讲一些邻里团结的俚语给大家听,如“邻里好,赛珠宝”“近邻亲,贵如金”等等。这些俚语平时很少有人讲,但她就这么顺口“一溜”,邻里都说“有道理,有道理”。

从青丝到白发,母亲为我们奉献了她全部的光和热。每忆及此,我总会久久咀嚼难言。